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2024年3月26日
星期二

情 感

万物生

□潘鸣

广袤大地,每一株草木都从酣眠中苏醒。一个激灵,然后,萌动、滋芽、吐苞、绽放、舒展……它们竭尽全部的生命力和意志力,以人类无法用肉眼识读的速度和节奏,向着高处,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,一点一点地生发、成长、拓延、升华,由微至渐,势不可挡。与此同时,它们的根系紧紧抓住大地,往脚下赖以滋生的厚土沃壤扎得更深沉、更紧密、更牢实。双向背反的发力,构成和谐交互的辩证统一,融汇为巨大的自然能量,催生着时令万物勃勃跃然,蒸蒸日上。

川西平原,一望无涯的小麦作物齐刷刷进入抽穗期。千万株麦穗忽如一夜出鞘的剑戟,昂首直指蓝天。“剑戟”是一节一节笔直往上拔生的,骨节之间,微突一圈环扣,用意在于为每一节增生加固夯实。秸秆浑圆而修长,没有丝毫旁逸斜出。这令人联想到农家后院竹林盘里那些同样节节高挺的春笋和嫩竹,想到古人“未出土时先有节,便凌云去也无心”的含蓄隐喻的名句。

油菜花田,玉青色的植株花期正盛,它们向上的姿态简约而不简单。一茎主干,旁依几条稍呈锐角的分枝。每一枝,尖梢头都率真地探出一串苞蕾,绽开一团亮黄。花朵们一边吐蕊一边持续铆足劲往高处攀升。花期盈月,色泽由鹅黄到金黄而至淡粉黄。单朵菜花形状极为朴实,毫不惹眼,可它们密密匝匝簇拥一起,就蕴成川西乡野盎然春色中一抹浩然气韵,足可以配得上“汹涌澎湃”和“灿烂辉煌”这样的溢美大词。

有那么一些花果树:蜜桃、青李、黄杏、雪梨、玳珠红櫻之类,它们的花枝伸展出来,虽然趋势也是天天向上的,仔细探看,却不是直抒胸臆、一蹴而就的利落做派。它们上行的步态是细碎碎、虬曲回环的,有探戈一样的张弛情味,有款款的婉约与婀娜。在煦风沉醉的日光光影下,它们喜欢摇曳一番“疏影横斜”的风流倜傥,最后,再将俏丽花枝挑向春天的高处。

原野间,每一丛灌木,每一棵四季常青的女贞、黄杨、香樟、杜鹃、桂子也可着劲往上蹿。它们的生长态势独具一格:满树满丛婆婆的陈年枝叶不再直接追求本我的容颜返老还童。它们心定神闲,将自身幻化成温馨的手掌,一枚枚摊开,精心呵护出粒粒鲜嫩萌芽,往上捧举起来。芽苗偎依在慈爱的掌心间,轻轻舒展成簇新的枝与叶,一片一片,层层叠叠,最终蓬勃成又一个年轮里树木灌丛新的海拔高度。

相比而言,纵横交织的田埂上,那些低矮的板筋茅草向上的滋长最费周折。惊蛰时令,它们稚弱的苗尖从泥缝里探出一丝半缕。先是贴地游走,每挪进一寸,都要暂停,往地皮下铆一缕根须,再继续匍匐向前。直到攒够了底蕴,才果断抬头颅,拔地而起,面向云天。缘于此,看似纤弱无骨的它们,却透溢出百折不挠的超强生命力。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是对它们骨质的生动写真,更是对它们精神的由衷礼赞。

这个季节,奋力向上、蓬勃生长的,当然远不止于草木之间。

有一位老友,长期遭受腿疾困扰,步履维艰,苦不堪言。年前有缘觅得良医,帮他一举解脱厄难。朋友圈里看到,一开春,老夫聊发少年狂,扔掉拐杖,风风火火奔赴云南远足旅游。画面上,老友佩戴墨镜棒球帽,正在湖光水岸很酷地放飞无人机。镜头景深处,蓝天白云和一群翩翩起舞的红嘴鸥成为他重拾生命欢乐的明媚背景。

某一刻下楼,电梯间碰到邻家一位小年轻,抱着一口行李箱,是要出远门的样子。随口聊几句得知,小伙子要赶来高铁去南方,今年夏季就大学毕业了,此行是去某互联网大公司实习,为就业做最后的冲刺。小伙子言语简洁明快,满面容光焕发,一副对未来生活信心满满的样子。

日前沐着杨柳小风去逛湖边闲步,抬望眼,倏然看见,湖对岸,一幢因遭遇诸般困难停工多时的半拉子高楼又“动”了起来。几台塔吊扬着长长的机械臂正在有条不紊地作业。“烂尾楼”的隐患在风和日丽中得以消解,真是好兆头。可以期待,新楼将会在这个春天里与日增高,最终,定格为逛湖泽畔一座直插天际线的亮丽新地标!

风 物

荠菜之美

□罗鸿

荠菜在田野里铺起一层薄薄的绿地毯时,寒风正凛冽,春天的脚步还迟迟没有到来。贴着泥土生长的荠菜就像绣在地面的绿色花朵,每一片叶子都像花瓣一样鲜亮、滋润。据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:“荠生济济,故谓之荠。”济济,就是众多的意思,荠菜是草本,偏旁里的三点水换成了草字头。这朴实生动的名字,就像荠菜在大地上匍匐丛生的姿态。

腊月总是带着油腻的滋味转入正月的,我们多么渴望有一种新鲜滋味代替那些吃厌了的鱼肉,菜市场却总让人失望。那么此时,我们只需要带一把小锹一个篮子,去野外走一趟,就会满载而归。园子里的菜靠播种、施肥、除草,靠汗水和辛劳才能换来收获,田埂上、山坡上的野菜却来自于上天的恩赐。荠菜比别的野菜更早发芽,上天派它来,似乎为了考验我们对时令的敏感程度,要给我们特别的奖赏。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荠菜在风中频频挥手时,我们就像发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。今年在这里掘了荠菜,明年此时再来,又是一大片。只要人类不用钢筋混凝土去霸占它们的地盘,它们就会定居于此,我们就可以取之不尽撷之不竭。我们可以包出好多可口的饺子,好多庸常的日子都可以因荠菜的清香变得与众不同。撬荠菜,也因此有了仪式感。我们拿着平常种花的小锹朝着荠菜根部插下去,往上一提,一棵胖乎乎的荠菜就脱离土壤,被扔进篮子了。这个过程简单而轻松,收获的满足感足以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种种压力。

洗过的荠菜更加青翠,一刀切下去,“咔嚓”的声音里似乎有饱满的汁液在迸溅,那新鲜的气息更是让人沉

迷。把荠菜末和鲜肉馅搅拌均匀做饺子馅,热气腾腾地出锅,咬上一口,春天的蓬勃气息都在舌尖回荡。

荠菜还适合做腌菜、做羹汤,《尔雅》里说:“荠味甘,人取其叶作菹及羹亦佳。”菹,就是腌菜。我从小不喜欢吃腌菜,觉得把鲜嫩的荠菜做成酸咸的腌菜实属可惜,但想古人没有冰箱,此计大约是为了保存,便也原谅了这暴殄天物之举。还是做荠菜羹更好,先别说那香醇的滋味,仅仅是碧绿的色泽就让人食欲大增。东坡先生诗云:“时绕麦田求野荠,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想想大文豪在田野里瞪大眼睛寻找荠菜的样子,隔着千年的时光,竟也觉得亲切,他大约和我们一样馋荠菜吧。

天气转暖,荠菜就会抽出花箭,开出一片小白花。此时的荠菜中不中吃了——世间哪有两全之事呢?荠菜花凋谢后,会长出一枚枚心形的果实,青绿色,在花茎上倒垂着。小时候,我们喜欢扯断花茎,把果实轻轻扯下,让它们耷拉着脑袋挂在花茎上,再放耳边轻轻摇晃,就能听到种子“刷刷”跳跃的声音,真是奇妙啊。

“三月三,荠菜赛仙丹。”老人们说,这一天,荠菜胜于中药,能健胃消食。每年此时,我们去田野里专找结果的荠菜,将它们连根拔起,洗净,铺在锅底,掺水、放入鸡蛋,等鸡蛋煮熟,敲破鸡蛋壳,再煮……等鸡蛋白透出晶莹的绿时,就着浓绿的汁水吃。那带着草木清香的鸡蛋,荠菜染绿田埂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。我们感谢上天的馈赠,默默期待下一个春天。



荠菜

旗树的奇迹

□夏耕



他们沉重的枝条
疯狂地在一起,在一起,

这不是真正的火焰。
他们折断着彼此。

我常想我应该像
那棵独立的树,哪里也不去,

因为我自己的手臂不能够也不愿意
折断另一只。但是通过我折断的骨头

我能够分辨新天气。
冰山连绵,白光一片,你在等谁?

现在,我看到的这两棵旗树,应该是冷杉木,一前一后,前者为阻挡风显得更为矮小,被风拉弯的树干,像吃满了力的弯弓。后面一棵略高几寸,尽量躲闪,躲无可躲,也只好交出自己的枝叶。

这一前一后的两棵旗树,弯弓,不射大雕!弯曲的弧线几乎一致。后面一棵树略高,宛如前一棵树的影子。

也许,这是来自一个错误的约定,造就

这场悲壮的站位,就像我们难以抉择自己的人生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树就必须醒着,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枯萎,更不能被风折断。孤立无援,旗树必须成为自己的屏障,旗树要成为自己的拐杖,它倾斜,但必须找到最佳的避风力点。

本应宝塔型的树冠,只剩下一面三角旗似的枝叶,倒转所有的箭头指向一个方向。树冠的迎风部位被风刀刮削得干干净净,露出瘦骨嶙峋的主干。那迎风的愿望,来不及萌芽就被严寒冻结、摧毁,扎根于此,看似无意却又似乎有某种安排。

没有主张却有鲜明的立场,旗树再也没有后退。它是一张吃满了力的弓。

雪线之上的旗树,在破碎的冰碛石与砂砾之间,构成了我观察山巅的一个坐标。

阳光强烈,冰雪融化的水从旗树边流过。雪水裹挟阳光,宛如水中的火焰,但持久的冷胜胜过穿胸而过的风。旗树气定神闲,弯弓引而不发,了无恩怨。

在贡嘎山下的海螺沟景区,管理人员告诉我:有一个植物学家为旗树加盖了塑料棚,密闭一段时间后,再动用动力风机逆向劲吹旗树,旗树就像一个吹散头发的女

人,风度与美在大风里彻底失去了方向。第二天,被逆风吹拂的枝叶竟在一夜间全都掉落,整棵树光秃秃的,一派硬语盘空之势。这一现象让大家感到好奇,又重新进行实验,并用摄像机记录下了旗树枝条变化的过程。后来,他们弄清了原委:旗树枝条长期朝向一个方向,导致全部叶片都一心一意在维持其拉伸力,一遭遇逆风,它的反向张力十分脆弱,不能承受一点儿风力,所以就成了“秃头歌女”。

这个道理在告诉我:也许一个人吃了太多的苦,他更为严重的问题不是照旧继续,而是没有能力突然面对山珍海味!

走过千山万水,我本不是为旗树而来,而是为了登临雪山,但面对挺立的雪峰,唯有旗树佝偻的身姿引发我的崇敬。这是否为一种宿命?而旗树,非要用雪峰的孤绝来反衬自己,这是否为另一种孤绝?

在我眼里,这两棵旗树是自洽的整体。这两棵旗树,两张吃满力的弯弓,会不会把自己发射出去呢?

之前,冰川融化的速度令人担忧,如今,冰川退缩速度减缓了。我希望能彻底停下来,让那些旗树永远不倒,屹立在群山之巅。

地 方

阳朔西街之夜

□何一东



《桂林·阳朔》韩景生绘制于1973年

与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西街相比,我更喜欢它在夜色中灯火璀璨的一面。就像一位天生丽质的女孩,薄施粉黛后,更妩媚动人!

来自四面八方的旅人,无论是携老扶幼,还是成双成对,脸上都洋溢着欢度节日的喜悦。眼神是发光的,心儿是放松的,他们知道,为了享受这种短暂的欢乐,自己像蜜蜂一样,辛勤劳作了很久,今天,过年了,应该好好地释放。

倘佯在西街暗青色的大理石石板路上,在五颜六色的灯光照耀下,我打量着清代遗留下来的砖瓦房,那些会馆上的翘角飞檐、雕梁画栋,那些明城墙、碑刻、古寺、古亭、名人故居,思绪万千:这条街,已历经1400多年的春夏秋冬、风风雨雨,有多少人来过?有多少故事发生?一代又一代,如今踪影何在?多年之后,今天到此一游的各色人等,又身在何处?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但这条老街,却仍然会熙熙攘攘,人声鼎沸……

夜色中的西街之美,是三五成群身着苗族服装的女子。她们有的在爱情湖、星巴克观景台拍写真;有的结伴在街上眉开眼笑地行走。她们是夜晚盛开的花,是西街闪耀的精灵。

微风浮动,在百乐桥上的许愿风铃声中,走来两位穿着精美苗族服装的女孩,轻盈的身姿,温婉甜美的神情,明亮、单纯的眼睛让人感到红尘的美好、人生的美好。对着镜头,她们的笑,那么明净,像春天树枝发的新叶;那么打动人心,像微波荡漾的湖水。当她们转身离开时,有一位女孩还回眸一笑。注视着她们俏丽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之中,听着摇曳的风铃声,我情不自禁默默地送上她们永远不知道的祝福……

霓虹灯闪烁,西街的众多酒吧、咖啡厅热闹起来,帅哥美女激情四射地演唱着旋律优美的民谣或蓝调或流行歌曲。像这样的夜晚,没有歌声就像有满桌佳肴而没有美酒。一位年轻女歌手弹着吉他,深情地演唱:“那年花开/他向你温柔表白/今生今世/都不会说分开/桑田沧海/永不言改/你笑着扑入他的怀/冬去春来/又等到那暖花开/微风吹来/你一人在徘徊/你依然在/花依然在/只是却不见他来……”

听着她的演唱,一颗历经沧桑的心也变得柔软,我仿佛回到青春年代,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张美丽而熟悉的面容,那些难忘生动的往事,在眼前一幕幕浮现……眨眼间,“岁月匆匆留不住,鬓已星星堪镊。”

老爸曾于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来过桂林和阳朔,如今,已是“米寿”高龄,旧地重游,感慨万千!阳朔旧貌换新颜,而自己的人生却已过了大半。但老爸热爱生活的热情未减,在西街的一些景点,他总会主动留影。在绚丽多姿的灯光映照下,老爸依然身体挺拔、精神焕发,仿佛回到曾经风华正茂的岁月!

看着西街的夜景,初次来阳朔的儿子一边拍照一边赞叹。确实,有的地方就如有的人一样,总会让人一见钟情,心生喜欢而说不清具体缘由。

当我们来到西街的木童语术根雕艺术馆时,各种人物造型栩栩如生,尤其是弥勒佛人物系列,造型浑融,艺术极具感染力,可谓是大腐朽为神奇,“匠人匠心,朽木可雕”也。没想到儿子竟然很有兴趣,不仅拍了照,还把其中一张仙风道骨人物的根雕图片换成微信朋友圈的封面,哈哈,有思想。想起一位根艺美术大师所言:“根雕艺术就是要化繁为简,就是把一块琐碎的材料,整理成一个直观、可感的艺术品,乃至‘大道至简’,让人一看明了,有所悟。”对,有所悟,才会使我们的人生不浑浑噩噩,才会在我们洞察这个世界时更敏锐!

西街之夜,不可或缺的是品尝美食。米粉、啤酒鱼、糯米鸡、螺蛳粉、糖油粑粑等,都令人食指大动。美食各地都有,各有所长。但每到一地,吃的是特色,吃的是心境,吃的是“此时此刻”。而我最能幸福和珍惜的,是与家人共享的时光,是每一天都不可复制的而储存越来越少的天伦之乐!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著名冰川学家张文敬提供的多年前青藏高原旗树照片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4年3月26日
星期二

情 感

万物生

□潘鸣

广袤大地,每一株草木都从酣眠中苏醒。一个激灵,然后,萌动、滋芽、吐苞、绽放、舒展……它们竭尽全部的生命力和意志力,以人类无法用肉眼识读的速度和节奏,向着高处,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,一点一点地生发、成长、拓延、升华,由微至渐,势不可挡。与此同时,它们的根系紧紧抓住大地,往脚下赖以滋生的厚土沃壤扎得更深沉、更紧密、更牢实。双向背反的发力,构成和谐交互的辩证统一,融汇为巨大的自然能量,催生着时令万物勃勃跃然,蒸蒸日上。

川西平原,一望无涯的小麦作物齐刷刷进入抽穗期。千万株麦穗忽如一夜出鞘的剑戟,昂首直指蓝天。“剑戟”是一节一节笔直往上拔生的,骨节之间,微突一圈环扣,用意在于为每一节增生加固夯实。秸秆浑圆而修长,没有丝毫旁逸斜出。这令人联想到农家后院竹林盘里那些同样节节高挺的春笋和嫩竹,想到古人“未出土时先有节,便凌云去也无心”的含蓄隐喻的名句。

油菜花田,玉青色的植株花期正盛,它们向上的姿态简约而不简单。一茎主干,旁依几条稍呈锐角的分枝。每一枝,尖梢头都率真地探出一串苞蕾,绽开一团亮黄。花朵们一边吐蕊一边持续铆足劲往高处攀升。花期盈月,色泽由鹅黄到金黄而至淡粉黄。单朵菜花形状极为朴实,毫不惹眼,可它们密密匝匝簇拥一起,就蕴成川西乡野盎然春色中一抹浩然气韵,足可以配得上“汹涌澎湃”和“灿烂辉煌”这样的溢美大词。

有那么一些花果树:蜜桃、青李、黄杏、雪梨、玳珠红櫻之类,它们的花枝伸展出来,虽然趋势也是天天向上的,仔细探看,却不是直抒胸臆、一蹴而就的利落做派。它们上行的步态是细碎碎、虬曲回环的,有探戈一样的张弛情味,有款款的婉约与婀娜。在煦风沉醉的日光光影下,它们喜欢摇曳一番“疏影横斜”的风流倜傥,最后,再将俏丽花枝挑向春天的高处。

原野间,每一丛灌木,每一棵四季常青的女贞、黄杨、香樟、杜鹃、桂子也可着劲往上蹿。它们的生长态势独具一格:满树满丛婆婆的陈年枝叶不再直接追求本我的容颜返老还童。它们心定神闲,将自身幻化成温馨的手掌,一枚枚摊开,精心呵护出粒粒鲜嫩萌芽,往上捧举起来。芽苗偎依在慈爱的掌心间,轻轻舒展成簇新的枝与叶,一片一片,层层叠叠,最终蓬勃成又一个年轮里树木灌丛新的海拔高度。

相比而言,纵横交织的田埂上,那些低矮的板筋茅草向上的滋长最费周折。惊蛰时令,它们稚弱的苗尖从泥缝里探出一丝半缕。先是贴地游走,每挪进一寸,都要暂停,往地皮下铆一缕根须,再继续匍匐向前。直到攒够了底蕴,才果断抬头颅,拔地而起,面向云天。缘于此,看似纤弱无骨的它们,却透溢出百折不挠的超强生命力。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是对它们骨质的生动写真,更是对它们精神的由衷礼赞。

这个季节,奋力向上、蓬勃生长的,当然远不止于草木之间。

有一位老友,长期遭受腿疾困扰,步履维艰,苦不堪言。年前有缘觅得良医,帮他一举解脱厄难。朋友圈里看到,一开春,老夫聊发少年狂,扔掉拐杖,风风火火奔赴云南远足旅游。画面上,老友佩戴墨镜棒球帽,正在湖光水岸很酷地放飞无人机。镜头景深处,蓝天白云和一群翩翩起舞的红嘴鸥成为他重拾生命欢乐的明媚背景。

某一刻下楼,电梯间碰到邻家一位小年轻,抱着一口行李箱,是要出远门的样子。随口聊几句得知,小伙子要赶来高铁去南方,今年夏季就大学毕业了,此行是去某互联网大公司实习,为就业做最后的冲刺。小伙子言语简洁明快,满面容光焕发,一副对未来生活信心满满的样子。

日前沐着杨柳小风去逛湖边闲步,抬望眼,倏然看见,湖对岸,一幢因遭遇诸般困难停工多时的半拉子高楼又“动”了起来。几台塔吊扬着长长的机械臂正在有条不紊地作业。“烂尾楼”的隐患在风和日丽中得以消解,真是好兆头。可以期待,新楼将会在这个春天里与日增高,最终,定格为逛湖泽畔一座直插天际线的亮丽新地标!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:蒲薇 责任编辑:蒋蓝 美术编辑:钟辉